

纸 贵

指 尖

小时候,村里有书的人家很少,看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。我母亲教书,因不参与春耕秋收,跟放羊、磨面的人一律看齐,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挣的工分都比他们高。

有书的人家,除了风水先生贾占元家,就是我家。传说贾占元有一屋子的书,都是关于阴阳八卦的,但并没有人真正见过。偶尔能遇见他坐在葡萄架下,鼻梁上架着石头镜看纸张发黄的书。有调皮的小孩,会伸头一瞥,据说跟课本上的字是不同的。

学校里的学生,除去语文算术课本,余下便是石板一张。许多人上学,书包都不备,兜里装了石笔,抱着这几种东西就上课去了。

到我上学时,条件稍微好点,有了本子和铅笔。代销社里卖粉连纸,2分钱一大张,回来叠成32开大,割开,拿线缝好,就是一个练大字的本子。正面写了毛笔字,反面还要当演算本,粉连纸薄,小孩用着用着就卷成卷了,也舍不得扔,家里大人把线去掉,裁成一寸多的宽纸条,用来卷烟卷。那时看一个大男人卷烟,也是很有趣的事,一双粗糙黝黑的手灵巧地把一个小纸条卷成细细

的烟卷,伸出舌头,将接头黏住。五道庙闲坐,有人会连续卷好几根烟,就跟做笤帚一样。

那时代代销社卖纸烟,村里人也买,买来舍不得抽,专门待客。等抽完了,把烟盒和里面的锡箔仔细揭开,将得平平展展的,压到炕席底下攒着。

跟我村隔岸相望的村庄叫温池,村下有两股温泉。在我祖母那辈,温池以做纸出名,据说当时有近十家做纸的作坊,周围村里的人也被招去做工,隔河能看见晾纸时壮观的盛况,当然,那也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。冬天,村里人提篮挑担去温池洗衣服,当年的洗麻槽里的水是温热的,每次看到晾晒的衣物,我总幻想眼前是一河洁白如玉的纸张。

用了一年的窗户纸,经过风吹雨淋,补了又补,到过年时,家家都要将窗户纸撕下来,换新的。撕窗户纸是件很费时的事,小孩会被家里大人指派去刮窗棂,拿一块瓦片,一寸一寸地抠。抠下来的纸上,残留有木屑,大人们也不让扔掉,跟大一点的纸片一起装到篮子里,放到来年夏天,做纸瓮。

大部分人家中,都有个小柜子,专门放家里小孩历年来的课本。有次我翻祖母的柜子,竟翻到父亲和姑姑小时的课本,拿出来,用刚认下的几个字,大声地念。我祖母跟别人不同,她不舍得将以前的书用水泡了做纸瓮。我后来的课本也放在了这个小柜子里。

村里人,虽大多不识字,但对书本和纸张,有特别的讲究,不能扔掉、撕掉等等,似乎纸上呈现出来的字体,有某种神圣。要消除不再需要的字据,一般都是放到灶火里烧。

来年夏天村里人做纸瓮,翻箱倒柜找废弃的书本和纸张,有名字的,剪下来烧掉,余下的,放进一个盆里,用水泡,泡到稀软,再放进石臼里捣,捣烂后,抹在石凳或者石桌上,暴晒几天,揭下来,就是一个形状不一,大小不等的容器。把炕席底下的烟盒纸拿出来,齐整地贴到纸瓮上。磨面房差不多就是纸瓮展览中心,花花绿绿、高低不一的纸瓮里,装着金黄的玉米粒,是我们小孩最爱看的风景。一般纸瓮、纸筐,都是用来放粮食的,比巴掌大

一点的小筐,用来放烟叶。人们对待纸,就跟对待入口的食物一样珍贵。

许多年后,因工作关系,我整日被纸包围。当稀缺变为充足,人心自会养得麻木无觉。打印机像废纸发生器,所有的纸张,无法也没有欲望二次利用,我会像旁人一样,轻松地选择扔掉、卖掉、碎掉它们。可是,有一天,当我看到一位老人家,将一张带有字的纸,无比庄重地盖到她的饭碗上时,突然对自己于纸的轻率心生愧意。

浪 漫

碧 落

单从汉字字面上看,香榭丽舍,枫丹白露,本身已大浪漫;再有点儿地理常识,托斯卡纳,贡多拉,这些字眼儿也代表浪漫。但哪儿也没有云南浪漫。彩云之南,一切的一切,都浪漫得无与伦比。

各个族都浪漫。各有各的浪漫。物候历法是浪漫的。布谷鸟叫了,花开月到了;瓜卷双卷鸟叫了,烧山火月的栽种期就要结束了;哦嘟嘟鸟叫了,饥饿月要来了。

文字起源是浪漫的。猎人路过开满荷花的池塘,看到小虫在荷叶上弯曲的蠕痕,使用它当作记录自己所获猎物的符号——多蒙嘎端(虫蛀叶文字)——就出现了;大伙儿集体去劳动,善烹饪的小伙儿留在寨里为大家做饭,吹火时落一地柴灰,饭做好,他在等待中用手划灰玩,那些图案就产生了火筒印文……

诗歌是浪漫的。“天地间的事/地转动是第一/地转动到金海旁/太阳出来

啦/地转动到蓝海旁/月亮出来啦/地转动到绿海旁/星星出来啦/万物在动中生/万物在动中演变/不动嘛不生/不生嘛不长……”“……假如哥与妹结缘/需解答三个谜语/黑与黑它是何物/明与明又是何物/明亮之间是何物/……黑与黑就是人心/明与明也是人心/明亮之间是何物/其实是人的智慧……”

情书是浪漫的。叁糯埋是草花情书,叁敦糯埋是花树情书,叁默叁帕是转写情书,叁糯列是鹦鹉情书,叁烘是孔雀情书——男子向心仪之人求婚,用树叶写情书致问,叶上画一对孔雀,颈相缠绕,喙相接。若女子欣许,回信上就画一对同样相偎并共衔一朵鲜花的孔雀。若女子不同意或已另有心上人,回信上的孔雀就头相背……

习俗是浪漫的。恋爱浪漫。青年男女丢荷包、抛绣球、结草幽会、凿壁谈爱……或去寨子里的公房,在火塘边弹琴对歌,尽情欢

乐,天真自由热烈。

离婚浪漫。离婚须由儿童宣布。原告得出一头猪,傍晚时分在族领主持下,分肉给全寨各家,儿童领到猪肉即高喊:“某与某离婚啦,快吃猪肉呀!”离婚自此即刻生效。

死亡浪漫。一族的首领死去了,要洗影子。用稻草扎一个偶像,给它穿戴起死者的衣帽,太阳快落山了,扶偶像上马,大家敲锣打鼓送到澜沧江边,让夕阳照出它的影子,用江水去浇洒那影子……

连一块塑料都可以是浪漫的。那种塑料草皮,就那样坦荡地铺在马路中间绿化带上,以假代真,供人毫无罪恶感地踩踏跨越。阻带即此而开一径,塑料草与真青草携手共融,一起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。这是真浪漫。

护好自然,人才自由。在彩云之南,这种敬爱依存的浪漫,千世万代,深入骨髓。

安泽古地名的雅致

卫刘芳

近年,传统文化寻根热兴起,古地名的频繁更迭让寻根归祖错综复杂起来。荀子故里的争夺战一度如火如荼,最终,众多考古学家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的“荀况,赵人”标注起,在重要典籍中纵横挖掘考证,又经训诂学家对荀子家族生平追溯考证后,山西安泽在史料史据充足的情况下,当之无愧地成为荀子故里。

伊氏、伊是、猗氏、寄氏、隋氏、谷远、谷近、安泽、翼氏、合阳、岳阳、义宁、和川,这十三个古韵悠长的名字,是安泽从商、周、战国一路走来的名字。其中有些像姓氏,是因了氏族部落社会时,以封地赐姓或以姓氏称国君的惯例。

“魏晋,晋省猗氏入襄陵”“隋,岳阳县,大业初移治西赤城改岳阳县属

临汾郡”“宋,翼氏县,和川县,太平兴国五年割属晋州熙宁……”这一笔笔记录,是古籍中安泽的建制沿革历程,从关键字“入、移治、割”可以看出历代政权争夺的激烈程度。

在安泽黄花岭遇到巡山的老乡,一身迷彩服,面色黧黑,他身旁的护林防火督查车上横幅落款是良马镇。安泽黄花岭就位于良马镇界内。“大叔,良马镇的名字咋来的?”迷彩服大叔挠挠头,说古往今来这里是交通要道,来往车马要歇脚,车马店多,就起了这个名字。虽无考证,倒也有几分生活常识的理儿。

地名形成分析论说,历史中,每个阶段都有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事物,统治者必然也有对应的执政理念,随着时间推移,这些政治理念会

逐渐融入地名中。那么以良马为地名,大抵曾是个养马场?安泽古为兵家必争之地,见证过血刃和杀戮,留下两座雄关和二十八寨,必然有无数匹战马驰骋,战马需要饲养和供给,良马镇前身可能有此功能。

看地图,良马镇地处上党关西,史称关东、关西为上党谷,辖区有将军沟、司马村。司马在古代也指调遣武装部队的军官,这两个地名说明这两处地方曾经被军队安营扎寨过,必然有戎马倥偬。何况上世纪30年代,因安泽的水草肥美,在此设过牧羊基地。

谈起安泽古地名的雅致,本地县志有一句介绍,说当安泽有了“伊氏邑”地名时,和川有了“千亩聚”的称谓。不由得又让人好奇“千亩聚”

的来龙去脉。据唐代地理学家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记载,晋穆侯于公元前802年讨伐千亩之地,史称“千亩之战”。“千亩之战”后周宣王改革赋税制,推出“不籍千亩”制,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税和人头税。

据历史爱好者分析,“帝籍之田”虽然号称是祭祀所用,但实际上是周王室的收入支柱和重要军事基地。帝籍之田,有个统一名号叫“千亩”。千亩的由来有了,那么“聚”是什么意思呢?《说文》中聚指会,是群众聚居的地方,“邑落曰聚,今曰邨,曰镇,北方曰集皆是”。原来,聚和邑、镇的意思一样,是行政区划的单位,那么,千亩聚就是千亩镇,而良马镇就是“良马聚”——这倒不失为一个别致的名字。